

海盜與小姐

袁秀君 陳啟明 朱劍鋒



安徽文藝出版社

内容简介

抗战前夕，在江浙海面上活跃着一支海盗部队。这支部队纪律严明，杀富济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其司令，就是风流潇洒、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潘海渠，他自幼读书习武，具有济世救国之志，无奈世道黑暗，人情险恶，他只得走上江湖，四海为家，成为霸据一方的海盗巨匪。一次，在解决两股海匪之争的争斗时，他意外地搭救了美丽的良家少女韩瑞芝。一个英雄豪杰，一个儿女情长，几度春风，几度缱绻，写下了风流佳话。而韩瑞芝的表哥陈步高，已荣任南通县县长高位，他早已垂涎韩瑞芝的美貌，于是，他发狂地追求，并用极其下流手段毫无人性地逼死了其妻，然后卖掉早已被他玩弄够的丫头小珠。但韩瑞芝始终钟情于潘海渠。为了和瑞芝结婚，潘部忍痛接受招安，成为南通等四县保安团。潘海渠和韩瑞芝终成伉俪，开始了幸福生活。但险恶的黑社会怎能容忍昔日海匪？！一场交织着爱与恨，阴谋与凶杀的巨网笼罩下来。陈步高利用各种矛盾，出动大军镇压潘部，又在其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了因抢夺民女被潘海渠处分过的败类，致使一代豪杰殒命海疆，韩瑞芝携子远去他乡，演出了一幕感人泪下的江湖情仇。

本书情节紧张、惊险，通篇交织着法与理、情与欲、爱与恨的猛烈冲突，火暴场面层出不穷，故事真实感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通俗小说佳作。

目 次

第一回	青锋剑下恶少就范 碧波江上义士相逢	(1)
第二回	激义愤慷慨救贫士 慕英豪毅然结金兰	(12)
第三回	太湖遇盗巧逢海渠 后山访隐初会伯兴	(20)
第四回	占外沙因祸得福 游园林意在言外	(34)
第五回	赴嵯泗游说周玉林 游西湖重会董伯兴	(43)
第六回	红颜女因祸入狱 浪荡子见色生情	(50)
第七回	计中计巧计劫狱 情上情深情送美	(60)
第八回	抱不平用武惩强徒 呈色相以身报大恩	(69)
第九回	下手留情胆大艺高 比武失利心悦诚服	(81)
第十回	脉脉深情埋心头 纷纷流言传乡间	(86)

第十一回	恶梦已醒情笃笃 痴情不断梦悠悠	(92)
第十二回	黑吃黑将计就计 冤不冤利令智昏	(101)
第十三回	说古道今滔滔话 认盗作子拳拳情	(112)
第十四回	模范丈夫虐杀妻子 同盟会员怒骂民贼	(122)
第十五回	没奈何沦为海盗 有远见占领吕四	(133)
第十六回	异床同梦心心相印 谈天说地绵绵情话	(143)
第十七回	趋炎附势大哥逼嫁 矢志不移小姐拒婚	(161)
第十八回	以毒攻毒白妹逞威 欲盖弥彰步高露陷	(171)
第十九回	手足情深潘部复仇 上下相残宝善投诚	(180)
第二十回	王云轩施展苦肉计 施述之贡献招安策	(191)
第二十一回	赶渔汛海上遇险 抢商船潘部筹饷	(199)
第二十二回	遭计算无辜受害 变初衷接受招安	(208)
第二十三回	县太爷权作红娘 潘团长袒腹东床	(219)

第二十四回	官场难得真情意 戏台都是假应酬	(227)
第二十五回	处心积虑 报深仇 削藩剿“匪”图霸业	(234)
第二十六回	重重凶险各自为计 沉沉恶梦醒来已迟	(246)
第二十七回	生离死别情如海 黄尘白发气冲天	(262)
第二十八回	是非好恶随君口 忠奸贤佞在民心	(273)
尾 声		(290)
后 记		(297)

青锋剑下恶少就范 碧波江上义士相逢

第一回

一九二六年初冬的一天，天是阴沉沉的，风是冷飕飕的，严冬的威胁似乎过早地降临到了人间。

扬州城外的陈庄，却到处呈现着热火朝天喧嚣异常的景象，没有一点儿肃杀的气氛。那是陈老太爷六十诞辰，门口停着车轿，桩上拴着骡马，河边泊着舟船。墙院内鼓乐齐鸣，张灯结彩，各处张贴着斗大的“寿”字，红纸黑字，暗光浮动，墨香犹醇。

春风斋中高朋满座，行酒令的，猜拳的，闹酒的，加上留声机里哆声哆气的歌声，把整个宴会厅闹得乌烟瘴气。

两旁厢房里的客人，地位低微，行为更是粗俗无忌，油汗满头，狂呼乱叫，沸反盈天，闹得房子似乎要膨胀开来，漂浮起来。而德馨楼上的客人显得文雅多了。德馨楼是陈府的高级客厅，取《陋室铭》中“斯是陋室，唯我德馨”之意，里面遍挂了名人字画，点缀着古董古玩，装饰得古色古香，自有一番风雅的情趣。这里临窗摆着一桌，桌上山珍海味，美酒佳酿，自非凡品，桌旁围坐着省里大员、府里贤达、县里太爷。

陈老太爷是扬州一霸，交游甚广，神通不小，此时红光满面，不住地让菜。他的儿子陈步高，当上了清江县县长，

更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不断地斟酒、敬烟。酒过三巡，菜上五道，话也就渐渐多起来。西装革履的扬州党棍问陈步高：“听说老弟得了两件宝物，乃清廷西太后寝处珍品，不知可否借来一观，以饱眼福？”

陈步高哈哈一笑：“老兄消息灵通之至，佩服佩服！”说完站起来，走了出去。

不一会捧着一只紫檀木匣来了，打开木匣，拿出一柄玉如意，一只碧玉香炉，众人传观，赞不绝口。

陈步高面露得意，掩饰不住兴奋地夸口：“那么索性让大家开开眼界吧。”说着，把香炉上的七层灵珑宝塔旋开，点燃了香，又旋上。不一会，五十六扇窗户中，皆有一缕清烟透出，在周围蜿蜒盘旋，塔身仿佛在仙境中，煞是好看，大家轰然叫好。

陈步高弄熄了烟火，将两件宝物放到了古玩架上。

韩旅长奇怪地问：“这两件珍宝，你怎么搞来的？”

陈步高脸上微微一红，随即道：“买自一个古董商。”

那扬州党棍暗中窃笑，明明是害死了清江县一破落户的三条人命，强夺得来的，但也不来揭穿，只是淡笑一声：“喝酒吧。”

酒至半酣，几个人耐不住寂寞，便大谈起扬州城里新来的妓女蒋媛媛，如何漂亮，如何风骚……陈步高的目光猛地被吸引住了，不住地望着天井，显得心神不宁，吃喝无味。

天井里，潘家马戏班的演出已进入高潮，硬功、轻功、气功、杂技已表演结束，如今正演出剑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穿着粉红紧身衣裤，显得窈窕轻盈，婀娜多姿，正是面如出水芙蓉，腰如风中弱柳，舞姿刚中见柔，刚柔相

挤，把个陈步高看呆了，看迷了，几次忘了斟酒。这个登徒子终于挺熬不住了，回头向桌上一摆手：“诸位，喝干酒没趣味，下面有个小女子色艺出众，我想让她来表演几出，以助各位酒兴，不知意下如何？”

五大三粗的韩旅长带头赞同，附庸风雅地说：“难得陈县长有如此雅兴，载歌载舞，人生几何，我等无不从命。”其他几位也拊掌称好。

那女子从楼梯上上来，手执一柄宝剑，不卑不亢地行了个礼，问道：“各位老爷喊小女子上楼，不知有何吩咐？”

陈步高色迷迷地柔声说道：“这几位老爷看你武艺高强，才貌出众，想叫你表演……”正说着，忽见又上来一个青年，二十来岁，中等身材，四方脸，八字眉，目光如炬，英气逼人，手中也执一柄青锋，不怒自威，陈步高吃惊道：“谁，谁叫你上来的？”

那青年一抱拳，朗声说：“舍妹年幼，技艺不精，没见过大世面，恐有闪失，败了老爷酒兴。在下一来为舍妹壮胆，二来也想为诸位献丑。请各位老爷见谅。”

陈老太爷点点头：“也好，也好，各位边喝边看吧。”陈步高见老父已答应，也不好再说什么。

那女子柳眉一扬，缓缓起势，不一会，剑光闪烁，寒气逼人，舞动起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真所谓：“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身随剑，剑随意，舞姿优美，意态大方。立时，掌声顿起，喝采不绝。忽见她收势站立，吁吁娇喘。陈步高目光扫过她饱满起伏的胸部，神魂颠倒地说：“好，舞得好！赏钱拿去。”随手丢出三块大洋。席上诸位也纷纷掏出洋钱。“叮叮啷啷”地丢在地板上，那

女子走上来一一拣起，而那青年却漠然旁观。

陈步高对青年挥挥手说：“你下去，她还要在这里陪各位老爷喝酒呢。”

那青年含笑说：“各位赏光，不胜荣幸，但我们要杂技的，不是歌伎舞女，素无陪酒先例，还请各位老爷海量包涵。”

陈步高冷笑一声，指着座上各位说：“凭这几位老爷，什么先例不可以开？你还不替我滚开！”

那青年又一抱拳：“舍妹无知，不懂如何伺候各位老爷，若有所得罪，实在担当不起。”

陈步高顿时火起，起身喝道：“少啰嗦，还不快滚！”

那青年却稳稳当当地看了一眼显得惊惶不安的少女，不动声色地说：“这位老爷请息怒，我和舍妹可以来个双人对舞，以添各位雅兴，陪酒么，恕难从命。”

韩旅长一扫刚才斯文，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呸，别不识抬举！”

那青年微微一笑：“我们本来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九流。诸位，少陪了。”说完，拉了那女子转身就走，只见两个跟班的往楼梯口一站，叉腰凸肚，挡住去路，陈步高又一步一步向他们逼来。眼看退到墙角，那青年轻轻一笑说：“你要怎样？”

“我要你滚？”陈步高大吼一声，双手来扯那青年，却没有拉得动，不禁勃然大怒，又去扯那女子，只见那青年用手指向陈步高的手臂上一点，陈步高便象触电似的缩了手。

韩旅长“啪”的立起身，大喊道：“反了！反了！这臭小子不要命了！”说着拿起了手枪。

那青年冷笑一声：“哼，别欺人太甚！”说完，随手一丢，一块铜钱飞出，正中韩旅长手腕，手枪脱手，飞出窗外。

韩旅长本想吓唬他一下，如今手枪被打飞，恼羞成怒，喊一声：“来人哪！”

“有！”立时有两个卫兵端枪上楼。

那青年一把拖过陈步高，挡在前面，陈步高便杀猪似的叫了起来。陈老太爷慌忙站起身，气急败坏地说：“英雄息怒，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那青年把青锋宝剑往陈步高的脖子上一架，微笑着说：“我们卖艺人命贱，有县长大人为我们垫背，也算造化。这陈县长在清江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能为民除害，善莫大矣！怎么样？陈老太爷，如果你不愿血溅德馨楼，陈尸二人的话，就叫其他人下楼，我们好谈判。”

陈老太爷吓得面如土色，六神无主，只得说：“好说，好说，请诸位出去，请……”

其他人见主人如此吩咐，不好说什么，便乱哄哄地下楼去了。这时，楼下的人才发现楼上出了变故，领班潘光瑜走上楼来，看到楼上只剩下兄妹俩和父子俩，便问：“怎么回事，海渠？”

那名叫海渠的青年没回答，只是说：“陈老太爷，我们现在做个交易，怎么样？”

陈老太爷颤声说：“请讲，请讲……”

海渠笑了笑说：“第一，你马上让我们的人离开这儿，不得阻挠。”

“行行行。”

“第二，我和陈步高一块待到后天早上，凡饮食用品，送到楼上，送的人马上离开。”

“可以可以。”

“以上两条，如果照办，我绝不会为难这位大县长，如若捣鬼，那就准备棺木收尸吧。”

“是是是！”

“师父，如果你们安全离开此地，就写个纸条过来。这次事出无奈，请师父和兄弟们见谅。”

潘光瑜叹了一口气说：“唉，你，怎么办？”

“我自有道理，请陈老太爷和妹妹先出去，师父留一下。”

陈老太爷站了几次才站起来，颤巍巍地和女子一起下楼。楼下的客人，巴不得早离是非之地，纷纷跨马、驾船、上轿、坐车而去。几个女人见老太爷下楼，哭叫着询问情况，马戏班的人一见少女，也围上来探听消息。

不一会，领班下楼来，走到陈老太爷面前，抱拳道：“这次多有得罪，不知老太爷作何打算？”

老太爷叹了一口气说：“到前厅再说吧。”

前厅里，韩旅长和警察局长正坐着喝茶，见一行人进来，韩旅长拔出手枪，杀气腾腾地说：“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应声走上几个卫兵，把马戏团的人一一绑好。陈老太爷走到韩旅长身边，轻轻地讲了一阵，韩旅长爽快地说：“这好办，给领班的松绑！”

陈老太爷吩咐拿出笔墨纸砚，要领班写条子，写好了，就由警察局长把人都带走了。

半夜时分，陈老太爷亲自上楼，见陈步高被绑在柱子上，潘海渠的宝剑架在他的脖子上，不禁双腿酥软，抖抖地递上一张纸说道：“你师父的条子送来了。”

潘海渠接过一看，见纸条上没有预定的暗号，知道陈老太爷在玩花招，便冷笑一声，用手掌往陈步高腿上砍去。陈老太爷只听得一声惨叫，撕心裂肺，慌忙哀求道：“英雄息怒，有话好说……”

潘海渠冷冷地说：“你逼我师父写这条子，以为能骗过我，哼哼，我早就防你这一手。告诉你，好端端把我们的人放掉，万事全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又“啪啪”两个耳光，陈步高一声干嚎，脸上马上烙上了红红的掌印，嘴角流出了鲜血。

陈老太爷颤着叫道：“别打啦，我一定放人，一定放人！”

潘海渠说道：“好，我暂不消遣他，明晚你不拿条子来，我就割掉你儿子的鼻子和耳朵！”

“是是是……”陈老太爷退了下来，连夜去找警察局长。

马戏团一行人，由一个班的警察半押半送，中午时来到了大桥镇。潘光瑜对班长说：“老总，兄弟们辛苦了，我来作东，请兄弟们一顿酒，如何？”

这些警察跑了半夜半天，听说有吃有喝，当然高兴，于是摆开四席，开怀畅饮。

吃饱喝足，班长对潘光瑜道：“公务在身，请你写个纸

条，让兄弟们交差吧。”

“行行。”潘光瑜向店家借了纸笔，写好纸条，交给班长，班长看了一下，藏在口袋里，突然大喊一声：“兄弟们，把他们捆起来。”

傍晚，陈老太爷把纸条送到了，潘海渠一看上面有：“已到大桥镇，请放心”的暗号，就说：“这就对了。不过，今晚陈步高陪着我，明早我走时，再把他交给你。”

当夜四更天，一个身穿夜行衣的人来到德馨楼下，先用投石问路之计，丢了一块泥丸，“啪”地打在壁上，静听了一会，并无声息，便一挥手，一只老虎爪钩到栏杆上，人便象猴子似的攀援而上，一翻身跨过栏杆，侧耳细听，无声无息，便走近窗口，脱下帽子，用竹杆顶着伸进去，也无动静，心中暗喜，一纵身跳进窗去，伏在楼板上，轻轻地向有鼻息处爬去，映着微光，见柱子上绑着一个人，知是陈步高，又转了一圈，没有其他人，便掏出手电灯一照，哪有潘海渠人影！这才喊了一声：“那小子跑掉了！”又忙替陈步高松绑，掏出嘴里的布条。陈老太爷等人上了楼，打开电灯，急煎煎地问：“那小子人呢？”

陈步高作威作福惯了，哪儿遭过这个罪？又饿、又气、又恨，一边哼，一边说：“从后窗子……跑了……”

陈老太爷厉声问：“后面哪个看守的？”

“我，”一个家丁颤颤瑟瑟地回答，“我一直注意着，真的，没有人跳窗，真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听到，真的……”

“难道插翅飞走了不成！”陈老太爷吼道。

潘光瑜等人都被捆了起来，一个个叫骂起来，班长冷笑道：“我们只知执行命令，要吵，你们到警察局去吵！”

“不许动！”

“举起手来！”

只见门口、窗口伸出十几支枪，枪口闪着阴森森的光。警察们一个个举起了手。

“叔叔，没事吧？”

“海发，你来得正好。”潘光瑜松了一口气答道。

警察班长冷冷地问：“兄弟是哪个单位的？妨害公务，可不是闹着玩的！”

“呸！瞎了你的狗眼，敢在老子面前打官腔，懂事的，快丢下枪离开这儿，否则，哼！”

那班长一看架势，由不得自己了，便命令警察放下武器，灰溜溜地走了。

原来潘光瑜在警察们酒酣耳热之际，示意那少女潘海花溜了出去，找到了在大桥镇警察所当特务长的潘海发，潘海发脾气暴躁，一听火冒三丈，连忙带了人前来，正好解了危。潘光瑜把情况讲了一遍，潘海发忙问：“那四弟怎么办？”

“你四弟为人机敏，武艺出众，自有办法脱身，这次行动计划，就是他订的。”

的确，潘海渠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

他早就观察到德馨楼的后窗口有根粗电线通过，他曾学过走钢丝，心想这倒是途径，不妨一试。那天半夜，外面一片漆黑，他悄悄地爬出后窗，把脚伸到电线上试了试，很牢

固，大喜，上去走了几步，无碍，便无声无息地向外走去。家丁只注意地面，谁料他凌空而去呢？走出百米后，下了电杆，迈开大步，渡凤凰河，过双沟桥，到砖桥镇时，天已大亮，吃了点东西，买了一身阔绰的衣服，打扮了一下，直奔大桥镇。

潘海发正焦急地等待着海渠。一见面就说：“四弟，你再迟一步来，我就走掉了，我打发了那班警察，放走了马戏班，这里是混不下去了，准备带一批兄弟下海了。”

潘海渠想了想，说道：“也好吧。叔叔呢？”

“他们准备去江南，此时大概已经过江了。怎么，你去找他们么？”

“我想先去九江看看大哥再行定夺。唉，这次大家都受累了。”

高港码头上盘查森严。

潘海渠戴着墨镜，拎了公文包，衣着华丽，气度不凡，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水警一见这绅士派头，只略略翻了翻潘海发给他搞的“派司”，便挥手放行。

船上挤满了人，五花八门的气味熏得人五脏六腑都在翻腾，潘海渠穿过人群，来到三等舱中坐下。

“小伙子，上哪儿去啊？”

潘海渠抬头一看，发问的是对面的一个中年汉子，国字脸，弯眉细眼，笑容可掬，便答道：“我去九江，这位大哥贵姓？”

“免贵姓王，草字云轩，你呢？”

“我也姓王，名毓民。”潘海渠根据“派司”上的假名

回答。

“哈哈，三百年前是一家，”王云轩开朗地笑道，“嗨，姓我们这个姓，算是倒了霉了。”

“为什么？”潘海渠觉得此人随和、有趣，不禁发问道。

王云轩不慌不忙，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这姓，在古代是姓羊，有一羊姓犯了罪，本当诛灭九族，皇帝念先代功劳，只斩了首犯一人，但凡是羊姓，须斩头去尾，改为姓王，故至今有不少地方把‘王’读作‘羊’，就是后人也多坎坷，美人王昭君，落得出塞和亲，才子王安石，为改革遭千古骂名。”

“先生博古通今，见多识广，不知作何营生？家住何方？”

“我嘛，漂泊江湖，四海为家。我干的这一行是三教九流中的下九流，说评书的，古代称之优伶，专门逗人发笑，以耍嘴皮子为生的。你呢？”

“我是出外谋生的，尚未有差使。”

两人说说笑笑，十分投机，减少了旅途的寂寞，不久便称兄道弟起来。殊不知偶然的契机，把他们赶入同一条命运之路，成为威镇江洋的海盗头目，这是谁也不能预料的。

第二回 激义愤慷慨救贫士 慕英豪毅然结金兰

吃晚饭时，两人抢着会钞。一个说“做小弟的应该孝敬大哥”，一个说“做大哥的难道还要小弟掏钱包”，争到最后，还是潘海渠付了款。付过钱后，海渠口袋里只余了二块洋钱，便说：“大哥，我这里有一件古董想出手，你有办法么？”

“什么古董？拿来看看。”

海渠从皮包里拿出一柄玉如意，玉色明洁润亮，质地细腻光滑，做工精巧别致，确是珍品。

“好！”王云轩又反复看了一会，“至少值三千大洋。喏，隔壁舱内有个古董商，我们去摸摸行情，如能脱手最好，不成，心中也有数了。”

二人来到隔壁，古董商把玉如意掂掂，摸摸、掂掂、看看，眉毛一扬，喜形于色，随即又换了副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货呢，倒是真货，只可惜现在卖不出大价钱。”

王云轩微微一笑，问道：“此话怎讲？”

那古董商撇了一下嘴：“现在兵荒马乱，到处人心惶惶，谁还要这玩意儿啦？”

海渠有些着急，脱口问：“那你说说，能值几多？”

“至多一千。”